

漢譯
傳記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传

[法] 若埃尔·斯密特 著 由权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传

[法] 若埃尔·斯密特 著 由权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4560

Joël Schmidt

Robespierre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伯斯庇尔传/(法)斯密特著;由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汉译传记丛书)

ISBN 978-7-02-010562-5

I. ①罗… II. ①斯…②由… III. ①罗伯斯庇尔(1758~1794)—传记 IV.
①K835.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0348号

责任编辑 董飞

责任校对 刘晓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181千字

开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12 插页4

印数 1—6000

版次 2015年4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562-5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言

直到近期,历史书给我们呈现的罗伯斯庇尔的肖像都是衣着讲究,好像大资产阶级一样——他也是大资产阶级,领饰紧紧裹着脖颈,假发扑着粉,神情不动声色,与猫颇有相似之处,夹鼻眼镜的橄榄形镜片后面,一双绿眼睛炯炯有神。这些书对他很不客气,因为罗伯斯庇尔是恐怖统治的组织者之一,他于一七九四年热月十日那天的突然死亡被大多数历史学家视为一种解脱。

然而,此人生活严肃刻苦,私生活没有任何逸事传闻,工作极其勤奋,从未有过假期或休闲活动,在这样一个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谜,使他变成一个比他外表看上去更加复杂的人物。

诚然,具有象征性的是,巴黎没有罗伯斯庇尔街,这证明他始终被钉在耻辱柱上。我们要知道,同样,也没有拿破仑-波拿巴街或拿破仑-波拿巴大道,没有拿破仑三世街或拿破仑三世大道,仿佛拿破仑氏的统治只不过被视为法国历史的一段插曲而已,应该永远遭受放逐。不过在阿尔贝·马蒂耶或阿尔贝·索布尔之后,对罗伯斯庇尔的研究并没有消失。阿尔贝·索布尔是我在索邦大学的老师之一,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无套裤汉的著作。他是这个有男有女的历史协会^①的积极成员之一,这些人不一定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狂热分子,嗜血成性的人,他们的想法是: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和作为应该研究,而不是被夸张和丑化。

^① 指罗伯斯庇尔研究协会。

他留下了“廉洁公”的绰号，这完全有理由。在他周围，是丹东和巴拉斯们，是肆无忌惮和贪污受贿之徒。这个绰号在我看来应该为我们开辟一条路，来描绘一个政治家的生活、思想和业绩，在法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人，正因为他是个异类。最后这句话会招来罗伯斯庇尔的吹捧者的一片哄叫。这里得解释一下。

罗伯斯庇尔被他的老师们称为“罗马人”，因为他很年轻时就对罗马共和国的人物着迷，特别是罗马共和国濒于灭亡时捍卫它的那些人，这个法国革命者，像他在大革命时的各届议会的许多同僚一样，掌握着独一无二的罗马文化，他永远也没能摆脱布鲁图斯、西塞罗以及其他如小加图这样的榜样。

罗伯斯庇尔脑子里全是他们的人格、功绩以及他牢记在心的演说，他走进大革命仿佛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在国民公会仿佛那是罗马元老院的影子。他的所有举动、所有决定、所有讲话都受到这些与恺撒即与专制斗争的人物的启发，为了共和国存活下去，不管采取什么血腥的手段捍卫它，不管个人要冒什么样的风险。问题是，由于历史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事件的作用，在罗伯斯庇尔头脑里，这个被推向极致的共和思想，逐渐变成近乎抽象理念的法国理想，如何能达到目的，即达到一个乌托邦的完美的法国，其中所有公民都是自由幸福的主体？

罗伯斯庇尔穿着想象的托加^①走进大革命，身上带着处在灭亡危险中的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光彩，在他看来，法国革命在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下也处在同样的危险中。

罗伯斯庇尔这种和他的罗马典范一样毫不让步的绝对的共和爱国主义情感，自然而然要完全变形为一场毫不留情的追捕，因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凡是反对共和的、道德的、廉洁的、纯粹的法国天堂般的未来的人，不管他是敌对还是纵容或中立，都是追捕的对象。罗马共和派没有干成的事，罗伯斯庇尔要干成，他要把法国人变成一种新人，这正是一种极权意识形态的标志。

罗伯斯庇尔为了达到这个完美的政治制度，摆脱他最怕的恺撒式独裁

① 古罗马人穿的宽外袍。

的危险,自己必须成为独裁者,但要从古罗马时代的意义上理解这个词,即临时的,而且仅仅是在共和国处于危险中时。

这种空想而非失去理智的逻辑,把法国拖进一场暂时的血腥冒险中,既非出于嗜血,亦非出于个人仇恨,而仅仅是由于对古代式共和道德的敬仰。走到这一步,成为他那罗马人的角色,直至与之融为一体。罗伯斯庇尔和任何人一样,也是经过多年的学习,有过怀疑,有过希望,有过坚强的意志,也有过灰心丧气,显然,其中的最强音都应该仔细研究。正是这些使罗伯斯庇尔就像一个绝不让步的罗马共和派转世,成为古罗马伟大先人的效法者,而他的学习和青年时期便完全受到这些先人的熏陶。

目 录

前言	1
勤奋孤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	1
初涉政坛	13
从制宪议会到雅各宾俱乐部	27
君主政体问题	40
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领导大革命	53
廉洁公	67
共和国宣告成立：罗伯斯庇尔坐镇国民公会	79
革命走向激进化	93
恐怖初现	105
走向持久革命	120
通过恐怖达到理想的革命？	131
化装的独裁者？	142
罗伯斯庇尔的最后演说：他的政治遗言	151
最后时刻	162
罗伯斯庇尔没有定论	173
附录：	
大事年表	181

勤奋孤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

马克西米连-玛丽·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一七五八年五月六日生于阿拉斯,当时路易十五与奥普同盟的七年战争演得正烈^①。罗伯斯庇尔的名字里虽有个“德”字,让人猜想他可能是贵族,然而他并非贵族。起初,他家姓德罗伯斯庇尔,属于法律资产阶级。其家族中有诉讼代理人、公证人、律师,换句话说:搞法律的。马克西米连的父亲弗朗索瓦和其祖父一样,属于律师这一行会中人。他的母亲也是平民,出身啤酒批发商之家,在法国北方这类似贵族。她名叫雅克琳娜·卡罗,生下好多孩子,马克西米连是长子,接下来是夏洛特、昂里埃特,最后是奥古斯坦。昂里埃特十九岁时死了,而弟弟奥古斯坦则将步兄长后尘,走上跟兄长一样的历程。

这一连串的生育对马克西米连的母亲是致命的。一七六四年,她在生产时死去,新生儿生下后也死了。马克西米连六岁。那时,马克西米连的父亲肯定痛苦地感受到鳏居的滋味,但他忠于自己的职业,费了很大劲儿,终于使一封联名信能发给路易十五,表达律师同业公会的同情,因为路易十五的儿子生病了。他也许去旅行了,去哪儿,不知道,一七六八年回来,然后又去了德国,显得有些飘忽不定,躁动不安。有人在曼海姆又见过他,但不清楚他在那儿干什么,然后他又回到阿拉斯,重操旧业,为人辩护。几年过后,他彻底失踪,甚至有传言说他可能在美洲出现过,或者仍在德国。两个儿子的政治生涯他是否知情呢?没人能做出肯定回答。今天所知道的,而且是

① 七年战争,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即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又称英法七年战争。原文中说奥普同盟,疑为笔误,应是英普同盟。

没多久之前刚知道的情况是罗伯斯庇尔的父亲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六日死于慕尼黑,他的埋葬证书表明他被授予过语言教师的职衔。

父亲的一次次出现和失踪对于马克西米连真是情感和经济两方面的灾难。他和弟弟妹妹被外祖父收养,外祖父也请自己的姐妹帮衬。罗伯斯庇尔是老大,他意识到这一点,以惊人的勇气 and 责任感扮演着父亲的替代者角色。他严肃、庄重、孤独。但他也知道要摆脱家庭败落的境地只能努力学习,因此一七六五年,他七岁被送进阿拉斯学校时,无论识字还是学习其他知识都全力以赴,非常起劲。很快,他成为数一数二的学生,一七六九年获得了一份可以让他去巴黎路易大王学校继续学习的奖学金。巴黎圣母院的一位议事司铎接待了他,后来成为他的监护人。

在学校里,他同样显得不易接近,同学中有未来的革命者卡米耶·德穆兰,也有热月九日时要他脑袋的弗雷隆。他入迷地阅读所有古罗马作者的著作,特别是西塞罗反对马可·安东尼的《反腓力辞》。他埋头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为缔造伟大的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国的那些人的命运而激动。他也是一个爱幻想的人,受到这些罗马英杰及其生平的熏陶太深了,最后常常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位。

上这所学校的都是有钱的青年,他的贫穷促使他与他们疏远,既出于羞惭,也出于自尊。他的同窗不可能看不到他不整齐的穿着、磨烂了的便宜衣服以及常常鞋跟都穿坏了的鞋。其实,很少有人观察他,因为大家都排斥他。巴黎大资产者和贵族的孩子何必要和一个不属于他们圈子、如此孤僻、穿得又如此寒酸的人交往呢?据说,罗伯斯庇尔在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都不能出校门,因为他没有像样的套裤^①可穿。他一定为此很痛苦,对那些富有而狂妄自大的同学心怀积怨。对古罗马的仰慕,对那些为了共和理想毫不犹豫地蔑视权力和死亡的人的崇敬日益增长。

在学校他受穷困之苦,这是自然,但也受孤独之苦。这所学校,要论学习质量,名声很好,但对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寄宿生,却几乎像是苦役监狱。严格的日程表,早起早睡,几顿粗茶淡饭,必须一边读着有教育意义的文章一边进餐,还有持续不断的学习节奏,至少每周一篇法文译成拉丁文作业,

① 当时的贵族及资产阶级穿的长至膝盖的短裤。

一篇希腊文译成法文作业,一篇拉丁文译成法文作业,睡觉的床席铺的是草垫,冬天特别寒冷时,暖气也不够令人满意。学校要求学生衣着得体,费用自理。罗伯斯庇尔简直不得不躲起来以免显出贫困,这种难堪便可想而知了。天主教作家普罗亚尔神甫^①写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传》一八五〇年由阿拉斯的出版商兼书商特里先生出版,普罗亚尔神甫既反对革命,又反对共济会,他在这部传记中写道:

在本已在他心灵中发酵的共和毒素的培养方面,没有哪个老师像他的修辞教师的贡献那么大了。被学生戏称为罗马人的埃里沃先生是古罗马英豪的狂热崇拜者,也在罗伯斯庇尔性格中发现了一种罗马人的特征。他夸奖他,不停地宠着他,有时甚至十分认真地赞扬他这种可贵的相似之处。罗伯斯庇尔同样认真地品味着这些赞誉之词,心中得意自己具备某个罗马人的灵魂,哪怕是弑君者的残忍灵魂或像阴谋家喀提林^②那样的灵魂。老师这份特别的爱奇迹般地使其弟子可以更长时间地听他教诲,上了两年的修辞班。

如果准备充分,可以模仿高乃伊的《贺拉斯》中的台词说,对于罗伯斯庇尔,罗马是他唯一赞同的对象。倘若普罗亚尔在他恶意的作品中没有补充下面这段话,关于路易大王学校修辞老师路易-皮埃尔·埃里沃,人们知道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十分了解的埃里沃先生是法国大革命道德方面的牺牲品之一,这是我们最为遗憾的。此人相貌堂堂,和蔼可亲,非常博学,讲话优雅而又庄重,有时语气似乎有点过于威严了。他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如此纯粹,以至于鲁瓦尤神甫一度让他参与自己的文学研究……尽管他只是个在俗教徒,人们却看到他堪称典范地恪守基督教美德,直到大革命时期。那时,他的民主思想把他的脑子彻底搞乱了,他的朋友们简直认不出他来,他的孩子们在其蛊惑面前望而却步。他被过去他最宝贵的一切所抛弃,聊以自慰的就是盼着他的学生罗伯斯庇尔能不断让古罗马的时光在法国重现,尤其是这个宝贵的平等体制,可以充分为他所

① 普罗亚尔神甫(1743—1808),法国天主教作家,拥护君主政体。

② 喀提林(约前108—前62),古罗马阴谋叛变者。

受的责备辩护,他受到我们的高傲而讲究分寸的道德风尚的责备,因为在他妻子亡故之后,他另娶一女子,此女子老实说也很有德行,但是他的女仆。

罗伯斯庇尔上了两年修辞班。这在当时并非懒惰的征兆,而是专为最好的学生而设。罗伯斯庇尔十六岁左右必须上的这门课,当然是教授诗歌和雄辩术,但尤其是教授古罗马历史学家,如蒂托·李维、萨卢斯特、塔西佗,有时还教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罗马哲学家,如塞内加。罗伯斯庇尔按当时的风格,也就是以一种可以说夸张的口吻用拉丁语写作文。

罗伯斯庇尔的老师们主要从拉丁文作者同时也是修辞学的理论家中挑选来教修辞,如昆提利安和西塞罗,也没忘了希腊作者中的亚里士多德。当然,古代的雄辩术未被抛弃,罗伯斯庇尔在其模仿罗马伟大的演说家的演说中有时不加节制地运用雄辩术,而且借助于严格的结构和提纲。他模仿的演说家首先就是西塞罗。

当然,狄摩西尼^①也未被遗忘,但罗伯斯庇尔更加偏爱整个罗马时期的雄辩术。诗歌也学,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我们得到了当时老师们留的修辞作业题,罗伯斯庇尔可能都试着做过,比如“赞恺撒对曾经攻击过他的马塞卢斯的宽大”。老师为了向学生说明如何写这个题目,尤其会为他们读西塞罗的《为马塞卢斯辩护》的片段。

也有优等生会考,并保留下了几道题目,与罗伯斯庇尔大概学习写作过的题目相近,如“一位元老院议员劝庞培为西塞罗辩护反对克洛狄乌斯^②”。确实,在他众多集会演说中,西塞罗反对想要推翻罗马共和国的喀提林的斗争及后来反对一度放逐他的克洛狄乌斯的斗争反复出现,像隐喻一样,用来说明大革命中的某个事件或人物。

也有拉丁文演说考试,比如“庞培劝阻愤怒的群氓折磨海盗”。庞培的确从公元前六十七年起,领导了镇压地中海海盗的武装政治行动。罗伯斯庇尔参加拉丁诗考试,并不打算成为又一个维吉尔,而是强制自己进行一种

① 狄摩西尼(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民主派政治家。

②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约前93—前52),罗马共和国末期进行分裂活动的政客,政治暗杀团伙的首领,西塞罗的死敌。

训练:选一篇散文体的拉丁文本,将它改成诗体。一七七五年,他第二次获得拉丁诗奖,这说明他对这门所谓已经废弃的语言掌握得多么好。题目《公正赞》是历史向一个人递的一个奇怪的眼色,此人要在其生命中的某一时刻成为历史的铁面无情的侍者。

这门修辞学以及所有这些考试,大革命时的大部分重要人物都学过,经历过。有了这门课和这些考试,他们可以自如使用法语,尤其是通过激情澎湃的抒情或相当专门的法律论证,使适合此类雄辩的重大主题或悲剧性主题充满感染力和表现力。

罗伯斯庇尔的同学卡米耶·德穆兰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在王室宫花园里第一个鼓吹革命,在他的报纸《法兰西与布拉班特革命报》一七九二年十月的一期上写了一篇小文,文中他向同窗提及他们的共同学习:

啊,亲爱的罗伯斯庇尔,不久之前,我们一起悲叹祖国的奴役状态时,我们在同样的源泉中汲取对自由和平等的圣爱,在那么多只教我们讨厌自己国家的课程的老师中间,我们抱怨没有一个谋反的老师教我们解放我们的国家时,我们怀念罗马和雅典的讲坛时,我怎么也想不到一种美好上千倍的政体的阳光马上就要照耀在我们头上,想不到你本人在法国人民的讲坛上,会成为新生的自由的最坚定的壁垒。

其他未来的革命人士也将就读路易大王学校,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坦,将成为国民公会成员的迪波尔和勒布朗。但罗伯斯庇尔在学习上胜过了他们所有人,他的获奖记录便是证明。的确,他在一七七二年的优等生会考中法译拉丁语获得二等奖,当时他只有十四岁,外加拉丁文译成法文六等鼓励奖。两年后,又在同样的会考中,获得拉丁诗和拉丁文译成法文四等鼓励奖。次年,他拉丁文获得两项二等奖,希腊文译成法文获得四等鼓励奖,接着,一七七六年又获得修辞学一等奖。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不仅生来是做律师的材料,还是发表组织得很好的雄辩的演说的材料。

希腊文远没有拉丁文教得多,拉丁文占有首要地位,也许是十八世纪有了对赫库兰尼姆古城和庞贝古城遗址最早的考古发现之后,古罗马文明风行一时吧。所谓“好古”特别适用于启蒙世纪。以至于迷恋罗马法的法国大革命的主角们,为了他们的法律和政体把时间都花在抄袭罗马法上,他们

生活在一种梦想里，仿佛两千年来法国什么也没发生过，仿佛模仿罗马不仅是显而易见的事，而且是一种道德义务。

需要补充的是路易大王学校从前掌握在耶稣会修士手中，他们被路易十五赶走，由奥拉托利会修士领导。罗马教廷觉得这些人有点硫磺味，因为感觉他们接近冉森教派教义。差一点就要把他们当成异端分子了。的确，他们没有忘记教学生那些常常被认定具有颠覆性的作家，如孟德斯鸠、马布利^①，尤其是让-雅克·卢梭，人们将看到，这些作家不仅对罗伯斯庇尔影响巨大，对所有上这所学校的同道都产生巨大影响。像富歇这样的众多奥拉托利会成员成为国民公会议员绝非偶然。

正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优异成绩，一七七五年，他十七岁时，负责向路易十六做了一次诗体演说，当时路易十六从兰斯加冕仪式回来，路过路易大王学校。罗曼·罗兰在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写的三幕剧《罗伯斯庇尔》中刻画了这次碰面，仿佛他亲临了现场一样。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电影场面：

路易大王学校大门前的圣雅克街。只见斜坡和王室队伍攀上圣热娜维埃芙山。年轻的罗伯斯庇尔僵硬地裹在礼服中，跪在雨中的街道上，面对着四轮豪华马车车门，马车里露出王室客人的面孔。马车内，只见国王正狼吞虎咽地吃着一个鸡翅，看都不看车外念祝词的年轻人。王后打着哈欠，和坐在对面的朗巴尔公主说着嘲笑的话，公主一边斜眼瞟着跪着的学生，一边放肆地笑着。又是雨中的街上。马车走了，溅了学生一身泥水，学生站起来，手里拿着稿子（他没能念完），显出羞耻之色，又一脸阴沉。豪华马车慢慢走远，又上了圣雅克街。雾气渐渐罩住这一场景，薄雾中现出断头台的轮廓。

在未来的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的这次对质，必然是献媚的，彬彬有礼的，它属于命运的讽刺，历史往往专爱这类讽刺。他的同窗极少愿意发表对他的看法，因为他们总是抓不住他，一旦说起他，都说到他的正直、高傲、缺少幽默，还有厌恶说谎。

罗伯斯庇尔忠于家庭传统，学习法律，一七八〇年被录取为法学业士，

^① 马布利（1709—1785），法国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

一七八一年通过法律从业许可考试。他太出色了,路易大王学校给了他一笔数额不小的奖学金:六百里弗尔^①。他的弟弟奥古斯坦将利用这笔奖学金在同一学校继续学习。需要指出的是,教授的法律是罗马法,这也证实了我们一开始对罗伯斯庇尔古罗马人性格的猜测。丹东、德穆兰、巴纳夫、佩蒂翁、韦尼奥、巴雷尔、巴巴鲁、圣茹斯特,都是国民公会的成员,都是罗伯斯庇尔未来的同僚,当然,除了圣茹斯特,也都是将他送上断头台的对手,这些人都将被灌满了罗马法。法国法由于地方法和习惯法的杂乱性很难把握。

罗伯斯庇尔回到阿拉斯的裁判管辖区街,离大教堂不远,他的家庭就在那儿,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家负有长子的责任。弟弟奥古斯坦继续在巴黎学习,他则和妹妹夏洛特在鲑鱼街的一所宅邸里居住下来。昂里埃特一七八〇年去世了,年方十九。

从一七八一年十一月八日起,他便像其父亲一样,在阿图瓦省法庭宣誓成了律师。他这个新职业干得好像很成功,但他永远都不会成为好演说家,即使他的演说稿质量很高。他的新职能中还加上阿拉斯主教法庭法官。他当然辩护,但并不太出彩,甚至不太成功。他去姑姑和当医生的姑父迪吕特家,和他们谈了一些家庭内部事务,这些事最后得到解决。然后,一七八三年末,他和妹妹夏洛特在耶稣会士街租了一所住宅。夏洛特那时二十五岁。兄妹相处十分融洽,一直共同生活,直到一七八九年罗伯斯庇尔去了巴黎。

夏洛特对哥哥最初几年的行业经历提供的证据很重要,尽管由于她对兄长的崇拜,这些证据可能靠不住。她的《回忆录》带我们走进未来革命家的私生活。他的生活异常有规律,早起,去法院,定点吃午饭,散步,然后在家一直工作到晚上。然后,如果可能,他便去拜访亲人朋友,关系户,顾客。有时家庭聚会,主要是和姑姑们聚会,但罗伯斯庇尔参加这些家庭聚会只是迫不得已,“仿佛他是一个人似的”,《夏洛特·罗伯斯庇尔对两位兄长的回忆》中写道。

这种有意的孤独将是罗伯斯庇尔性格中的常态,他是沉思冥想之人,一点也不随和。不过,其人举止优雅,个头相对较高:一米六五。他的魅力不容置疑,也会对女性施展诱惑,尤其是对妹妹的一个女友德埃小姐。但是可

① 里弗尔是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一里弗尔相当于一古斤(约半公斤)银的价格。

能这段牧歌式的爱情没走多远,就算罗伯斯庇尔对女子彬彬有礼是出了名的,但这不过是十八世纪男人的时尚。这个守口如瓶的人,自己的个人生活也同样隐秘。历史学家永远也不会对此有更多的了解,甚至似乎性行为对罗伯斯庇尔没有多大吸引力。

人们甚至想知道,他是否跟哪个女人有过认真而连续性的关系——大概没有。未来的“廉洁公”是个清教徒。诚然,他像他那个阶级和他那一代的所有年轻人一样,也试着写写轻浮诗,人们找到其中几首,不好也不坏,正是当时温柔忧伤的情诗风格,下面这首便是如此:

可爱的人儿,你可想

叫我温顺的头脑

从贫瘠的才思中

挤出一段小诗

它能做好吗?

我完全不相信,

但我怎能拒绝

当你的唇在支配

我的心。

他和安托万-约瑟夫·比萨尔先生结交。比萨尔先生是阿拉斯律师团体中的著名律师,也是医生和科学家。他在一场关于避雷针的诉讼中一举成名。原来,他的一个同行德·维斯里先生在自己的房子上安装了避雷针,邻居吓坏了,在他们要求下,他不得不把它拆掉。维斯里并不就这样罢休了,他请比萨尔为他辩护,打这场象征着科学进步反对百姓迷信的官司。比萨尔让罗伯斯庇尔也为避雷针案辩护,同时辩护避雷针防雷和防止雷电灾难性后果的功用。维斯里打赢了官司,又能把避雷针安上去了。当然,还印了一本小册子,不仅颂扬比萨尔,也颂扬罗伯斯庇尔,他一定意义上捍卫了启蒙时代的一项发明,打击了蒙昧主义。

罗伯斯庇尔很高兴地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寄去一册,人人知道,富兰克林是避雷针的发明者。还附上一封信,充满阿谀奉承,甚至还有炫耀:

先生：

圣奥梅尔^①的助理法官做出的禁止使用电导体的一项宣判给了我一个机会，在阿图瓦法庭上为涉及一项杰出发明的案子辩护，全人类都要感谢您这项杰出的发明……我冒昧地希望您赏光接受这本小书，该书的目的就是让我的同胞接受您的一大善举。我很高兴能对自己的国家有用，最早让我国的法官决定接受这一重大发明；倘若在此之上还能荣幸地得到一个人的支持，我将更为高兴，这个人的功绩中最小的一条是世上最杰出的学者。

这场辩护说起来是由比萨尔授意的，而罗伯斯庇尔却有意不提他的名字。辩护为罗伯斯庇尔在当地和他的家庭中赢得了声望。他去卡尔万^②亲戚家，在给比萨尔的一封信中，告诉他自己所受的赞扬。至少可以说，谦虚不是罗伯斯庇尔的主要优点，而且永远也不是。他将会常常显得像是一个从来意识不到自己会搞错的人，这把他拉上狂热的道路：

各阶层公民争先恐后显示出要一睹我的热情；鞋匠停下正要穿透鞋底的工具从容地打量我们；假发师扔下做了一半的胡须，迎着我们跑来，手里还拿着剃须刀；家庭主妇就为满足好奇心，冒着把水果饼烤焦的危险。我看见三个长舌妇中断她们非常热烈的谈话飞奔到窗前。

从那时起到一七八九年之间的七年里，我们了解的情况很少，除只知道他加入罗萨蒂社。该社类似省文学沙龙，他在其中以彬彬有礼和和蔼可亲的宾客出现。在那里，他和大革命时期著名的“胜利的组织者”拉扎尔·卡诺相遇，并被接纳为阿拉斯科学院院士。时为启蒙世纪，人们就必须写作，罗伯斯庇尔便作诗，其中便有这首轻浮的小诗：

相信我，年轻美丽的奥菲莉亚，
无论人们说什么，也不管镜中的你，
你只是满足于美丽，并不在意，

① 圣奥梅尔，法国北方加来海峡省的一座城镇。

② 卡尔万，法国北方加来海峡省的一座城镇。

始终这样谦虚吧。

对你的诱惑力

时刻要警惕，

你担心得不到爱

男人只会更爱你。

但是，即使罗伯斯庇尔像他的整个时代一样喜欢用文字调情，他仍是个严肃的人，一七八四年参加梅斯科学院的命题竞赛便是表现。梅斯科学院出的题目是：“一个犯人遭受加辱刑，全家都不光彩，这种舆论的根源是什么？”罗伯斯庇尔投入他的第一篇演说，没有获奖，但得到评委会的称赞。他少量印发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我们在里面可以读到一句话，五年后大革命就将爆发，这句话的稳重节制令人惊讶：“我们无须改变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到一场往往很危险的普遍革命中寻找医治一个特殊弊病的办法。”

但我们一直在说“罗马人”罗伯斯庇尔，对于这种说法，这篇演说的意义在于其中充满对蒂托·李维的《罗马史》和哈利卡纳苏斯的德尼的《罗马考古学》的引证。罗伯斯庇尔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论证建立在他的古代大师基础上，直至生命的尽头。

至少可以说，年轻的罗伯斯庇尔的保守令人困惑，他根本不想打乱司法体制，从而打乱君主制。尽管如此，演说中还是有一句话十分令人不安：“美德带来幸福犹如太阳带来光明。”

罗伯斯庇尔在他短暂的生涯和所有演说中不断重申的关键词“美德”在此出现了。在这个词上多说几句至关重要，哪怕只是因为这个词有重要的古代词根，而罗伯斯庇尔显然要从这个词中汲取灵感，让它成为自己个人道德和政治道德的魔咒。

“美德”一词是斯多葛学派用语，常常被塞内加在其《哲学论》和《给卢齐利乌斯的书信集》中使用。罗伯斯庇尔永远忘不了称颂斯多葛主义：

卓越的斯多葛学派，对人的尊严的看法达到这样的高度，把对美德的狂热追求推向这样的极致，只会令英雄主义愤慨。斯多葛主义生出